



新編
鳳
雙
飛

程蕙英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

新编凤双飞

(三)

清·程蕙英 著

林岩 黄燕生 李薇 肖蕴如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第二十七回

难星过度真小姐辱处邀荣
旧好重来张少卿福中生祸

〔却说真小姐笑道：“甚么阴阳，不过是揆情度理，我与刘瑾本无仇隙，他要害郭殿下，自然要我活口招认了，方好害他。如今才得审了一堂，岂有把我毙于狱底之理？”寒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恐审问不招，他们果然起出这个毒意，便怎么样？”小姐道：“方才之话，你不曾听见么？死生大数，非人力可以挽回，不过防备防备他们的邪计罢了。”〕谈论久，漏声催，方才安歇下罗帏。

再言张彩家中等，等了多时二妇归。走进书房身立定，一言不发面如灰。吃惊便问“因何故？可否将他弄了来？”两妇摇头连跌足，血痰乱吐叹咳咳。多时方得神魂定，细把情由诉一回。张彩闻言心亦骇，继而发怒拍书台。开言又喝家人妇：“竟算他身有小才，猜破机谋不上骗，你们何不竟跑开？反被他捉住供招出，这等无能怕着谁？”〔两妇人哭道：“这句话真正说也叫做不明白的了。〕他就把着我们墙上挺，我们原要把他推，岂知手脚都难动，眼目昏花头不可抬。好像被多少人儿拿捉住，胸膛赛过吃铜鎚。再一回只怕人将死，无奈方才去乞哀。此刻思量还不信，是这般伶伶俐俐小身材，因何两臂千斤力，变得庞儿又有威？看了不禁心胆堕，莫非仙女转凡胎？”〔张彩喝道：“自己没用罢了，还要有这许多说话，快些走开去！”两个妇人便虚虚怯怯退到自己房中，真正倒运，这心口痛了一个多月方好。说到此间，看官也

不要全道郭殿下灵符之力。大抵贵人未遇之时，暗中总有鬼神呵护，常人见了也有些畏惮他，所以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不比白无双是贱骨头，总要靠着这道符才有用的。〕这些闲话休重说，单讲奸臣气得呆。暗想雌儿真可恨，难道你今宵不吃这场亏，明朝我就甘休歇，偏要教伊越受灾。但只是锻炼成招终费力，刘公心性急如雷，焉能耐得多时候，原只好与着强徒一体裁。况有情书堪作证，也乐得省些气力免撞堆。〔此狱一成，凌云必然问罪；这个不知好歹的贱婢，〕不消别法将他处，只把他配与山东俞伯才。管叫他满腹聪明无处用，一生潦倒不伸眉。强徒斩首应难免，如玉身躯无所归，也好收来为我有，一番重整旧阳台。方把那多年怨气皆消释，想到心坎真快哉。又把供词虚捏造，三更方始进深闺。〔原来那玉笋自蒙这老主放回到张彩家中，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，可惜落地就死了。张彩十分不悦，即日又用五百金买了一妾，姓花名映月，年方十八，识字知书，像貌又比玉笋高了几倍。张彩爱之如宝，久已冷淡了玉笋。此时带了供状进来，就着花映月誊写得端端正正。〕

〔过了一夜，〕明日起身先到刘家去，供状三张摸出怀。双手高呈奸宦接，看完不觉笑盈腮。连声说到“真亏你，怎样将他夹出来。到底面庞生得俏，强徒一见也心开。女人越发多欢喜，因此上情愿招承不忍违”。张彩回言“休取笑，说来却也少光辉。”〔立起来附着耳说：“其实是如此如此的，这却要千岁在内边照应，不可再使别人复审的了。”刘瑾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也是一样的，只要瞒过了官家，还怕那个？咱先自进宫，你随后来奏便了。”〕说罢，就起身上马而去。张彩又请俞仁出来，与他说了，又嘱咐道：“若再上堂，必须如此如此对答，方好把真氏与你。”伯才欢喜不尽，连声应诺。张彩又把那十二封书、三张供状一齐封好进

皇。天子看了，笑道：“两处俱已招承，凌云之罪难免，即发内阁拟罪。”其时杨廷和已钦召还京，正兼刑部之职，忙到内阁与众阁臣商议道：“这两件事郭殿下还不曾进京与众犯面质，怎么就好定罪。”焦芳就喊起来道：“皇上是要留他些体面，所以不曾提他来审。如今那强盗与女人已亲笔供招得实实朴朴的了，你们还要他进来翻供么？”杨廷和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却不曾知道上意，谁要他翻供？”李东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议便了。”于是大家心内多晓得必定还有些冤屈，无奈一时伸理不来，只得议他个“革职留任，戴罪自效”。揭帖进呈，天子看了，道：“凌云之才，虽然可用，只是这般发落未免太轻。”发出重议。焦芳道：“你们这般议法，我原晓得忒轻，依我须要问他一个充发。”杨廷和等都说：“这又太重了。”争持半晌，只得改议了“革职为民”。时已漏下二鼓，不及进呈了。诸公各自回私地，只有焦芳尚不回。又到刘家通了信，刘奸主意就安排。明朝不等他们奏，绝早先来内阁催。王李诸公将实告，老刘摆手又攒眉。连声说道“天差远，三位先生莫弄呆。此议进呈君必怒，还须重罚罪之魁”。〔王鏊道：“他罪不至死，免官足矣，难道好杀了不成？”刘瑾道：“即如这强占民妻就该革职，况且擒贼不杀，又纵他杀了人，还要替他抵赖。”〕几桩事，并一堆，重重叠叠上瑶台，纵然免了将头断，难道充军也不该？三位先生依咱说，早些定义莫徘徊。”王公李相杨刑部，不敢和他硬执违。忍着气儿熬着笑，大家还把小心赔。再三婉转相开导：“平贼将军素有威，纵寇杀人情或有，初心本为惜人材。至于苟合民家妇，暧昧之情难细推。〔若在此一起审了，自然要两罪俱问。如今皇上既要留他体面，不令与真女对质，便是宽释之意；落职为民，也不算太轻了。此刻且进呈了皇上，如果不允，待某等再议何如？”刘瑾被他们劝化不过，〕只得抽身先走出，阁臣复

奏进宫闱。君皇恰好清晨起，尚未昏沉执酒杯。览奏点头称“是也！正当如此放他归”。奸奴立在旁边说：“似觉还轻请圣裁。”天子又言“也罢了，他虽大胆敢胡为，我还要记先皇命，不忍叫他忒受亏”。御笔亲提批可字，这也是未忘天性发慈悲。老刘虽未心中服，不敢重将狗口开。内监飞驰传上命，阁臣听了略开怀。

刘瑾又出来，吩咐焦芳速速草诏逐退凌云，又着张彩了结公案。焦芳奉命，自然用心起稿不提。张彩又申文刑部说：“斗殴杀人，虽无立斩之罪，然楚桧本系大盗，必当立斩，以免后虞。”文书去后，又唤俞仁上堂问道：“真氏业已成招，律应杖责，但不知汝意还是弃而别娶，还是情愿收回？”伯才叩头道：“此女虽然失节，然而穷源归本，都是郭永忠害他，此时监生若不收留，叫他再到那里过活？还望老大人免其杖责，容监生领去成亲，使他终身有靠，也算行了一桩好事。”张彩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去打他。今日倒是黄道吉期，汝可回家打点，黄昏时候打轿到衙领归完叙便了。”又吩咐左右：“此时切不许把消息漏进监中，如有走漏者重责不赦！”

十不像，果然痴，连连叩首谢恩爷。满堂吏卒人人笑，他恰心头便不知。水浸木梢扛着走，不回家内见亲爹，依然去对刘奸说：“欲借书房暂娶妻。”欢喜刘奸称“绝妙！若来此处最相宜。饶他女子多凶勇，也不能插翅腾空往天上飞。亲戚之间何足论，你今不必费心机。〔你得了妻子，咱又报了一段冤仇，算起来两家都是喜事了。〕喜筵是咱当承办，你只要稳做新郎换几件衣”。说罢之时，真有趣，吩咐了一班手下乱奔驰。开账目，付厨司，速备华筵要整齐。宾相乐人都唤到，还有那伴娘四个接姣姬。书房改作新房样，内外悬红结彩丝。好一个无父无君十不像，喜来兴发像昏迷。香汤沐浴还开面，改换衣巾更出奇。与著刘荣

颇讲究：“老人家向道我无知，不知娶媳空耽搁；那晓区区运到时，亲戚好来胜父母，这场快乐古来稀。今朝在此成亲后，明日归家也不迟。且等他看看亲儿高也否，只是他平空享福太便宜。”胡言乱语摇摇摆摆，笑坏了书房众小厮。

外面铺张多热闹，那晓得内堂惊动了鲍香儿。〔若说刘家屋宇宽阔深沉，外边热闹，里边原也不会听见。只为鲍五娘性耽游戏，没甚事情，每到各处顽耍，况因受了表姊之托，处处关心，所以走到中门就知道了；又唤这小内侍苗贵进房细问，苗贵把外边之事细细禀知。香儿听罢，也是着恼道：“这俞伯才我也看见，奇丑不堪，那真家女子既是有才有貌，怎么就强断与他？这都是表兄做的好事，可不要折福减寿么？”一个养娘全妈妈做人倒也良善，在旁说道：“这些事也顾不得他们，只是郭将军即日就要坏官，小姐既受张小姐之托，必须通个信息与他方好。”鲍香儿道：“通信容易，只是表姊也无力可救，原要与张都督商量。苗贵，不如竟往张府说知，也省得多费一番跋涉。改日我若会着表姊，再与他说也不妨。”苗贵奉命，急急的赶出后门，直到张府，竟进书房。恰好何、楚二人都在轩中讲论，苗贵打了个磕膝，因不认得楚绛霄，又不敢直告。张都督看他的面色不像往常，就问道：“你莫不有甚急事来报么？这里都是我心腹，但说不妨。”苗贵听了，方才走近身边细说：“张彩审问之后，假捏供词，奏准天子，要把郭殿下革职离任。真小姐断还俞伯才，此刻安排热闹，黄昏时候就要领到刘府成亲。我家小姐知道了十分着急，故遣小的报与督爷，怎生做个理会。”逸少听他说完了这几句，真个一盆烈火在丹田里直冒到顶梁上来，拍案大叫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待我去寻着张彩，与他理论。”跳起来往外要跑，苗贵吓慌了，一把拖住道：“督爷若去，切不可说出苗贵报信来。”逸少道：“这个晓得。”洒脱了，走出

大厅。偏偏这匹波斯马也有了些小病，马夫听说备马，只得备了一匹寻常的坐骑来。心慌意急张都督，跨上鞍鞵鞭就提，雾卷云腾跑出外，书房吓坏小苗儿。抽身只得回家内；楚绛霄同何武师，也不知都督安排何主见，去和张彩力争持。步行赶出忙跟上，此际红轮渐落西。

大理衙中公事毕，奸臣上马下阶墀。刚刚出得头门口，忽听得背后匆忙骤马蹄。回转头来先一望，马上人年少美丰姿，分明恰似张都督，病相全然没半厘。大吃一惊称“不好”！慌忙策马走如飞。张郎后面高声喝：“不要惊慌走慢些！”奸贼虽闻头不转，浑身急得汗淋漓。张郎因坐平常马，人意虽焦马步迟，远了丈余追不上，前边张彩暗思维：〔他诈病在家，还不曾出来理事，今日身穿便服就跑了出来，待我走进朝门，看他敢进去也不敢进去？勒着马，竟走近午门，才得立住了，回头而望。逸少已赶了上来，一把扭住说：“我只道你要逃上天边，原来也只在这里。我和你讲话！”张彩笑道：“你贵恙竟痊愈了么？有话像去年一样，再到驾前去说何如？”逸少喝道：“那个不敢见驾？你把这话吓谁！我且同你先进内阁去讲明了，再见天子。”一把拖下马来，进了左掖门，直到内阁。众阁臣正在堂上，忽见那二张扭结同来到，错愕抬身礼共施。逸少口称诸“阁下！凌云之案竟何如”？焦芳抢口先回答：“昨日张公审问时，两犯俱招如所告；为臣乱法至于斯，龙心震怒天颜变，要把他远戍穷边着号衣。〔又亏李、王二阁下与杨尚书竭力解救，所以只问了个免官。诏书也草下了。”逸少道：“人犯并不曾招，他这供词全是假造的；况且真氏之女并不曾许配俞仁，怎么就硬断与他领去？是非颠倒，天下那有这等问官！”张彩啐道：“这些话只有你孩子家说出来，诸位大人先生料也不信。”焦芳笑道：“是阿！若说屈打成招，也还使得，怎么供词

罪状都好假造起来，从古有这等事么？”逸少怒道：“你自然帮着他，我原不对你讲，只要使李、王二先生知道就是了。”扯着张彩道：“快到驾前去！”李东阳道：“且慢！都督告病数月未曾入朝，今日为了郭将军忽然而出，又不穿朝服，怎样就好面君。”逸少回言“非不晓，无如事急怎能迟。纵叫天子同加罪，我亦甘心万不辞。”说罢便拖张彩走，奸臣倒觉喜孜孜。跟他直到乾宫外，拜伏宫门口诉词。

刘瑾心腹中外有，〔两人在内阁告诉时候，〕便来密报语低低。老奸说道“休声响，关上宫门悉听伊”。因此上三座宫门都闭紧，人声寂寂影儿稀。二张俯伏时将过，不见人来问一句。逸少难禁心动火，便将两手撼双扉。大呼“里面人何在？我有事情诉上知。为甚你们全不管，如聋似哑又如痴。若然不奏须开我，默默深藏是甚意思？”〔众太监听了，坐身不定，只得应道：〕“皇爷不消动气，咱们替你去奏了。”一个就跑进来奏了一遍。天盛原将在饮酒，已有了五分醉意，听了就怒道：“关到凌云，他就来硬出帮了。”吩咐如此如此回答他。内侍又跑出来，隔着门道：“朝廷说都督三月里边一病病到如今，并不曾上朝办事，今日为了郭殿下，为何顷刻就跑了出来？这等看起来原是诈病的。自己也是有罪之人了，还要替别人管甚闲文，快些回去待罪罢！”真焦躁，张督爷，朝廷为甚忒多疑？我今虽为凌云出，并不是单因朋友私。实为那张彩弄奸轻国法，供词捏造把君欺。事关重大难休歇，因此上不避艰危触祸机。“你快开门容我进，辨明冤枉是和是非。自家有罪甘心受，何惧千刀寸磔尸。你们若必不开门，〔我也断然不肯走的，〕看你们可能安稳没差池？”说时又把宫门揉，任是坚牢裹铁皮，里外铜环俱震响，门臼转轴格吱吱。许多内侍心中怕，恐被他揉倒宫门压做泥。一哄抱头奔进内，靴声踢

塌袖离披。齐来内殿筵前跪，告与当今万岁爷。天子闻言心大恼：“这厮莫被鬼来迷，恁般放样全无体！快快开门趁此时，绑缚他身来见我，问他到底欲何之？”〔刘瑾急止道：“万岁不可性急，绑他进来，他必定语言不逊。还是杀了他好，还是放了他好？倒不如拿下锦衣狱中，坐他几日，磨磨他的性子，以后自然不敢了。”天子想一想，真个不差，即命青云出去，执赴锦衣卫监候。青云道：“臣去口传圣旨，恐他不服，望陛下给一道朱谕，方好拿下他。”天子依言，果然亲笔写了朱谕付与。青云同了几个内侍从右门开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皇上有旨，拿张雋下锦衣狱去。”众太监就赶过来，绰住臂膊。逸少掇转来要进右门，那知早又关了，只气得鼻中出火，口内喷烟，大叫道：“张彩的罪不问，倒把我下起狱来，这是那个的主意？”青云把朱谕与他看了，道：“不关我们事，都是皇上的意思，他自然还要亲审，你有话留到明日对他去讲就是了。”〕齐称善，众阉奴，做人做鬼两边扶。勾肩搭背推他出，气坏年轻胜子都。幸喜随身穿便服，故而冠带不消除。一程拥出朝门外，红日西归天色乌。送入锦衣监内坐，这番局面已全输。阁臣知道皆惊叹，到底年轻见识粗。急欲救人反自害，圣心不转奈何如？

〔青云押送逸少赴狱之后，进宫复命。父子两个辞驾回家。只见张彩迎着谢道：“若非大力，某命休矣！”刘瑾笑道：“这也是那小贼合当运倒，所以自己也莽撞，天子也恼他。此番跌下之后，料想爬不起来的了。”〕当时又对俞仁说：“女子如今势已孤，莫待黄昏如做贼，我差家将去帮扶。监中早早抬回转，再有旁人口内胡，就把皮鞭着实打，纵然打死罪名无。”呆囚喜得魂俱没，叩首连将千岁呼。领轿张灯忙去了，老刘留下众奸奴，吃杯喜酒还商酌，恨不得一网深渊打尽了鱼。这些事苗贵又来房里报，可

怜吓坏鲍香姑。然而相救全无法，惟有愁眉滚珠泪。

〔世威与楚绛霄等见逸少追着张彩去后，也恐有些不妙，心内老大着忙。〕以此两人同赶到，朝前打听一时余。方知反被奸臣害，吓得心慌骨也酥。楚二官人就着急：“此番都督下囹圄，不知更有谁能救？事不宜迟要早图。”教习回言“无别位，除非是沐家驸马肯帮扶”。当时急奔皇亲宅，恰值那驸马空闲手捏书，独坐厅前茶慢饮，世威直告不含胡。梦熊听罢惊非小，跌脚还将心口痛：“逸少从来灵似雀，为何今夜忽成愚？救人不得连身送。我岂无心救妹夫，〔只是此时若去叩阍切谏，天子必定更加发恼起来，要好也待明日的了。”世威道：“督爷下狱，就到明日也还不妨，只是这位真小姐其实是屈地冤天，今夜若被俞仁领去，必定性命难保。如今先要驸马爷行个方便，到大理寺内吩咐一声，不许俞家领去方好，不知驸马爷可肯一行？”梦熊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与你同去便了。”〕说罢抬身书放下，撇开金盏共银壶。出门同上雕鞍马，一路行来尚未多，忽听大风空内起，一霎时翻天刮地响呼呼。灰沙颶起迷人眼，狂叫惊奔众马骡。来往灯笼街上满，齐齐扑灭火光无。行人个个称奇怪，忽地风生却为何？举首齐将天上望，深秋天气本晴和。虽无月色星光有，此际阴霾不比初。黑雾漫空将压顶，云中电掣像穿梭。千人百众俱惊骇，楚绛霄一把忙将教习拖：“九月因何飞电影？看来顷刻雨滂沱。不如退转家中罢，若再前行要受磨。”教习口中还未答，又听得电声隐隐似鸣鼙。初时尚远看看近，响到天心头上过。骨辣辣一声长数里，莫言炮响震山河，此声尤胜将军炮，吓坏了街坊人许多。强壮的缩颈藏头还掩耳，软弱的身躯也向地中蛭。驸马公虽然吃吓还拿定，众跟随舌头伸长手乱搓。半晌不闻谁说话，也无人敢脚奔波。只防还有雷声震，未敢轻轻放耳朵。

〔幸亏等了一回，非但雷声不响，而且风也定了。〕黑雾阴云皆散去，依然星斗一天疏。大家方得神魂定，觅友呼朋唤弟哥。有的说大抵谁家诛逆子，有的说莫非何处打妖魔？有的说东边响到西边去，有的说南首来时北首过。正在纷纷猜不定，忽见有人行走笑呵呵。〔走近身边，这里有几个认得的，迎着问道：“你们可曾听见这个响雷么？到底那里打杀了人了？”众人道：“说也怕的，我正在大理寺前，只见有一乘大轿，几对灯笼打着刘府字样，威威武武抬到这衙前。刚刚歇下，忽地里狂风大作，黑地昏天，一个雷声，把大家吓得个口也是不敢开的了，一呆呆就呆到数个时辰。及至那云收风定之后，大众方才点起火来，看时只见有一肩轿子也打倒在地，又见有两个男子俱跪在两边，还不曾死，也不知他是甚么的意思？你们大家去看看。”众人听了，便呐喊一声，就像潮推浪涌的一般一齐厮赶着去了。此时沐驸马也是不胜惊喜，便说：“竟有这等事么？我们也快去看看来。”家人们听了，就急急去点着灯火，赶到大理寺前。看的人越发多了，〕打开了一路方才能走进，相近衙门举目瞭。灯火齐明如白昼，观见这轿中还未有姣娥。只见那两人左右双双跪，头发蓬松背上拖。面目如常还未死，衣裳烧得半焦枯。要晓得此人两下名和姓，一个是就是俞仁莽匹夫，一个是刘姓家丁知数仆，刘荣名字恶豪奴。先前被吓如痴醉，〔过了多时，就看见他渐渐苏醒转来。〕看见众人来动问，他便就嚎啕痛哭泪如梭。俞伯才是便先开口来称述：“我本来实是粗人见识无，总为姊夫将我骗，因而大胆进京都。告御状，弄玄虚，又有这刘公一力肯帮扶。张少卿假造供词成大狱，要把那郭将军问罪夺兵符。真小姐何曾受过俞家聘，玉洁冰清反受污。强断成亲将轿接，洞房花烛已张铺。那知天报真神速，雷部天神下碧虚。打我登时身跪倒，看来真个要天诛。”伯才

讲罢刘荣喊：“你要妻房听姊夫，吃这场亏也罢了，我身受罚实无辜。山东省内将兵看，偶与那楚姓强人会半途。金桂死囚原不好，无端口内话噜苏。白无双偏又来招揽，两下相争金桂输。跌下马来伤了命，老爷叫我指强徒。张少卿也把供词捏，指望冤家尽扫除。谁料天心不肯顺，先将抱告打头颅。身躯跪倒浑难动，只怕残生也要乌。这便叫人算不如天一算，老天到底不胡涂。”〔伯才道：“若果有天理，刘际华必定也打杀了。”刘荣道：“这等害人精不打杀他怎的？”两个人明明白白说了出来，看的人无不嗟叹。刘家还有几个大胆的家将要去扯他们起来，〕那知一似生根样，倒弄得疼痛非凡像杀猪。驸马听完心大悦：实然奸党把心欺，奇冤以至天垂念，料想奸情也是虚。〔当时就着手下去唤了刘家这几个人来，当面吩咐道：“天报如此，这两件事情实是冤屈的了，汝等回去可对主人说知，切不许再把楚凌霄与真小姐暗害；若再害了他们，我明日要与他讲话的。”刘家家将晓得这驸马不比别人家主，也奈何不得他，自然连声答应而退。〕驸马一番吩咐罢，人丛走出上龙驹，将言说与何无敌：“此后安心无别虞。天报分明人共见，任他鬼蜮与妖狐，也难巧计重遮饰；宰辅贤臣必上书。我再入宫当面奏，非惟逸少出囹圄，凌云两罪皆能白，楚大官人亦免诛。”何、楚二人连答应，三叉路上各分途，回家安歇休多表，再讲那刘府家人急出尿。

〔新娘子娶不到家，两个人跪在地上，弄得实在没法，只得坐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又着一个赶回报信。其时刘瑾正与众奸党吃酒议事，忽被这一个响雷吓得滚的滚、跪的跪、捧头的捧头、掩耳的掩耳，直过了半晌，才一个个走动起来。正在猜长说短，忽见家将回来告禀这桩奇事。〕惊呆了，一老刘，乌龟背上汗如油。连声“这便如何好？为甚今朝运气乖！天意偏偏不顺我，这般打咱没

来由，反叫事坏难收煞，你们要快快商量出计谋。”张彩此时才已竭，实然无处再搜求。焦芳、刘宇、曹元等，也被雷声吓得酥。各有虚心违理事，一时怕死正耽忧，谁人再敢承尊命，面面相看像木头。刘瑾口虽如此说，心中原是急煎油。也妨要被天雷打，怒气英风早已收。看看无人能答应，抹胸长叹说声“休！〔你们既然不肯商量，咱却更无说法，只好大家守死罢了。”张彩只得开口道：“不要说这落志气的话，明日纵有人替那郭、张两姓讼冤，千岁也有许多同事在内，〕若然去把他们托，料想还能助一筹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”奸奴听，乱颠头：“他们是也共凌云切齿仇，必在君前帮助我，想来却也不消愁。”当时吩咐诸奸退，一霎时冷气冲人没兴头。华丽新房空摆设，灯光暗淡烛无油。乐人傧相都回去，又有那苗贵通风上绣楼。

鲍五娘暗暗心欢休细表，只为这一声霹雳震皇州，把一个醉乡天子都惊醒，也想如今已季秋，为甚忽然雷电作？其中必定有原由。天明发狠升金殿，文武欢呼拜冕旒。〔天子便问：“这秋季雷鸣，主何吉凶？”〕阁臣王鏊即出班奏述昨夜之事，又言：“天公示报，三人之冤可知，乞陛下再下法司复勘得实，以正诬告者罔上之罪。”天子听见也觉骇然，半晌道：“果有此事，须着都御史勘实复奏。”刘宇听了，只得叩头领旨，退班出朝。将要上轿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口眼歪斜，绝似中风的模样。〔侍从之人都吓坏，忙将汤水灌咽喉。多时叫唤方才醒，口不能言紧皱眉。扛到家中床上坐，夫人着急泪双流。请医看治多忙乱，难到公堂去审囚。〕

再表君王回大内，与着那一班近侍话兜兜。众奴已受刘奸托，又要移天把日偷。强辨“何来如此事，昨霄奴辈转门楼，也曾大理衙前过，谁见人儿打破头？不过为秋季雷鸣不应节，小人之口乱胡诌。王相公也当真奇事，奴辈皆知事涉浮”，〔天子道：“王

鏊是个古道人，若非打听的实，焉肯草率对答。”众阍还待说时，恰好沐驸马进宫见驾。天子赐坐。问道：“驸马可知王鏊所奏之事毕竟真假何如？”梦熊道：“此事臣已目见，王学士亦据实而奏，谁对陛下说是假的来？”天子道：“适才是张永等说昨夜回家，并不曾看见，所以恐是假的。”梦熊笑道：“这是他们的眼睛奇怪，所以与别人不同。这两个人此刻还不曾死，陛下不信，遣一人与臣同去看看何如？”天子跃然道：“何用他们，待我亲去看看也好的吓！”立唤内侍取出两套微行便服，命驸马更换同行。梦熊想道：天子微行，本非正道，但这件事倒要他见见方可。〕一众奸奴难阻断，君臣改换急嗖嗖，两名少监跟随定，竟出朝门跨紫骝。大理寺前亲一看，两人性命未该休，虽然长跪身难起，腹内知饥把食求。看守之人忙送到，手拿饭碗像猕猴。君王细看惊还笑，方信真情非乱诰。勒马仍然回禁内，并留驸马酌金瓯。梦熊又为张郎请，天子回言“卿勿忧！我恨他只顾凌云君不怕，故将下狱暂拘囚。等他坐退三分性，狡悍心肠变善柔，然后放他重出外，方能富贵百年留”。梦熊拜谢方辞出，〔就到张家说与何世威知道，〕又把音书片纸修。先着他送入锦衣监内去，免叫急坏少年郎。〔何世威看过徒弟，又与楚绛霄同到大理狱中报知此事。真小姐与楚、白二人如梦方醒，大家欢欢喜喜，等候不提。〕

讲到那刘字的病并不是真，只为天子着他复审，他恐审实了又惹刘瑾发怒，所以诈病回家。过了一回，就密差心腹报与刘瑾，嘱他自行打算。刘瑾正急得没法，宫内党羽又寄出密书，叫他自己进宫面求天子，方好解释。刘瑾得了这话，〕果然赶到宫中去，恰好官家已倦游。伏地叩头鲜血挂，哀声苦为侄儿求。君王到底心无主，又有诸奴助老刘，七嘴八张一等骗，天花乱坠闹愁愁。搅得那一缸清水都浑了，辨不出鱼龙鳞与鳅。〔便说：“罢

了！且等法司议罪进来，只管宽际华些罪就是了。”刘瑾泣道：“若等议了罪再宽宥他，廷臣又要絮聒，还是求万岁传谕一概免究了罪罢。”天子喜道：“果然这倒省事。”随命内官传谕至阁。阁臣不胜惊骇。王鏊等又奏称：“郭永忠、楚桧、真氏三人，原当赦免。俞仁已受天诛，勿论亦可。如刘际华之妄上，白如玉之杀人，张彩之乱法，皆当勘实定罪。若概置勿论，国法安在？伏候圣裁。”天子那里肯听，又着内侍出来说：“上意决欲如此，诸公不消再奏，速速遵行。”真无奈，二忠良，只索低头奉旨行。旨谕立传中外晓，赦了那欺君乱法两射狼。然而难把重瞳害，如玉、凌霄共雅娘，次早监中齐放锁，只苦了金桂儿枉死没人偿。人人喜似离笼雀，举手频频谢上苍。惟有那元义老儿真不济，一来上路受风霜，二来心内耽忧惧，旧病重来不可当，曲背驼腰连喘嗽；此番小姐倒惊慌，又差婢女传言出，来与凌霄如玉商：“老仆身疲难上路，看来要歇几时光。须寻下处迁移住，养好方能返故乡。”

其时何世威与楚绛霄得了信息，早已赶进监来，正在欢天喜地的讲话。凌霄道：“既然元义有病，自然去寻个寓所一同住下，等他好了起身就是。”绛霄道：“你们犯事的人都已赦了，只有张都督倒还在狱中，我们若不等他出外，竟转山东，礼义何在？即使元义病好，也要等他出来。一者拜谢一番，二者也好回复殿下。”教习闻言称“是也，我家内外有空房，何不就并连小姐迁移去，也省得别处花钱典住房”。楚氏二雄皆道好，就着那寒梅入内禀红妆。〔小姐道：“他们算计虽善，但那张都督与我非亲非戚，我若去住，又有许多不便，还是别寻寓处好。”寒梅笑道：“小姐你在患难时恁般胆大，到了这太平时节，为何胆小起来？若说男女嫌宜，那楚大官人等辈并不是甚么亲戚，尚且一路同了来，日后还要同去，张都督也是正人君子，为何反要避他？况且等他一出

来，就起身去的，这几日他还坐在监里，去住住何妨？”小姐道：“你那里晓得，与楚凌霄等同行，不得已也。”如今既已离灾厄，男女嫌疑岂可忘？若到他家身住下，主人不久出高墙，楚家兄弟皆英俊，宾主相逢在一堂，自必款留旬与月，我身焉得独还乡？必然还要同耽搁，〔这里的仇家更比家乡多了，〕怎不要又捏虚言众口扬？后辙前车相踵接，〔所谓前日已误，今日岂容再误，〕断然不可这般行。”〔寒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大房老爷现任国子监助教，何不寻他家内借住几时，也好会会二小姐。”小姐摇手道：“二小姐自然要会的，我却不去住在他家。你再去说，若要两得其便，莫若寻一个清静女庵，送我与你去住便了。〕他们自往张家去，这便多住些时也不妨。”寒姐依言重出外，备言小姐这心肠。楚家兄弟皆称“是，想来却是要依他。但只是我辈初来犹未熟，却不知女庵清洁在何方？”〔世威道：“女庵虽有，但当今这些尼姑竟与娼妓无二，总有许多孤老往来，越发住不得。算来算去，只有徐定国家这个妙景庵还不放样，要住须到那边。然而等闲男子，又走不进去与这道姑讲，只有沐驸马与徐家是至亲，〕必须他遣人吩咐，方好相留借一房。你且告知贤小姐，我投沐府去商量。”寒梅答应重回话，小姐欣然说正当。收拾零星诸用物，提牢节级更匆忙。钱行酒食分头送，内外宽心饮一觞。恰好席终无敌到，又呼婢女道其详：“驸马爷已遣人吩咐，我唤车儿在外厢，快请千金同去罢。”佳人闻报喜非常，起身出外诸人避，禁子呼邀站在旁。主婢登车帷放下。鲜鱼漏网白无双，也辞节级将监出，教习还同楚大郎，护送车中真小姐，一程进了女庵堂。方才勒马相回转，左右空车无物装，总成乃元老头儿身坐下，一行齐转大门墙。

世威料理多周到，先送苍头往外厢。吩咐家人并小使，殷勤伏侍好调浆。〔然后与楚凌霄同进二厅。众门客齐来识认罚恶